

签约北京从书

签约北京从书

北京从书

北京实力派作家作品精选丛书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屈体翻腾三周半

陆涛 著



花的床，他凝视着她，她回应着日光，也凝视他。我们看见京西大嘴跪在床上，将花轻轻落在她的身上，现在他俯下身，吻花。奔儿一阵涌动的呻吟，轻轻闭上眼，他吻了吻她的唇，甜的乳，茂密的黑森林。我们听见了音乐，终于明白了这不是葬礼的哀乐，而是生命交融的辉煌，我们不必试图解读，只愿和他和他紧紧拥抱着在一起。

屈体翻腾三周半

陆涛 著

北京实力派作家作品精选丛书

签

约

北

京

从

书

北

京

文

艺

出

版

社

签约
北京
从书

北京有口锅，供作家们舀饭吃。

我守在锅边，足足地够五十年有余了。眼见这口锅时冷时热，也干过，漏过，糊过，也挨过砸。舀饭的也多有不同，有专指这口锅生活，还有不过借个站脚地方，转身就赶车上路——也许是锦绣前程，也许是歧路迷津，也许无非浪荡江湖。日长月久，老一辈也抽签似的一个个乘鹤西去了。

新近，这口锅添水添米，架笼架屉。热气腾腾里，新星如云，高手若霞，好一番新世纪开光的气象。

锅边屉下，毫晷暂未耳聋，听见一位作家说：凭良心。这话谁也熟悉，且还是一句俗话，干什么的都可说，不干什么的也可说。

作家说凭良心，指的是写作的依靠，也就是这行手艺的归根结底。

说这话的作家正在旺季，天天可写，写出来篇篇可圈可点。谁也不会以为他困惑，或是无可奈何。但从凭良心这句话里，又嗅到一种迷茫的味道。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刚刚端上陶瓷饭碗——远不是专业的钢铁饭碗——钉在锅边打听写作，一个劲儿打破沙锅问到底。人说底下也就是真情实感，我相信上了，至今也还觉得这句话够打破沙锅了。

只是逐渐有些迷茫起来，当然以情动人，要不，还有什么文艺呢？可是真情实感的真实，从何说起？多年来，我爱拿件小事打比方：三个人同时同地同看一场球，只因座位的距离、角度，还有心

性倾向不一样。若干年后回忆起来，甲毫不怀疑是一场好球，临门一脚是绝活！乙看见了犯规动作，上帝的第三只手，这个印象越久还越较真。丙认为裁判吹了黑哨，至今想起来依旧激烈。

山灾海难，风哭雨号。多少关头、转折、高潮、旋涡、阴谋或是阳谋说不真，不真说；多少感、多少情说不实，不实说。作家呀，偏偏说话是天职，也是本事，他扭头去说一盘棋、一场球——谁能说谁白吃饭呀！

一位小说作家，善写高大山川，气韵浩荡，新近忽然说，不写小说了。听后诧异，他也只解释：写散文，不写小说。

我疑心他要真要实，要展开历史，要直白对历史的思索。小说的虚构手段，借人说事、借事说人的绕劲儿，叫他腻歪了，倒稀罕上真的难度、实的重量。当然，只是我的臆测。

一位久坐轮椅的作家，看见死神在门廊里坐等多时，他还在思索作家的做法。抽刀断水，水不断流逝，逝水不能复现。作家不能真实，只能真诚。真实一次性，真情可从容可执著，如同轮椅上的修炼。

真实是客观的话，真诚就是主观世界的事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评论家观察潮流走向，大声报告：向内转。到了世纪之交，走向内心世界，排山倒海；内宇宙、器官反映、第六感、下意识，再由私人化个性化化到隐私绝密，这就另当别论也罢。

有一批女作家才华出众，在冷锅冷灶的书市上，她们做梦：物欲的梦，性灵之梦，也许是热腾腾也许是雾濛濛的梦。

我久读其中的一位，也愿意写写感想。但几次动笔，都遇难而

退，是梦的世界里没有路标没有路灯，还是读者的腿脚不灵便，肝胆不适应？

作者敞开心扉，而读者为什么要走进你的内心里去，总是你那里有点什么引起共鸣。有了共鸣，才有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有了共鸣，什么路标路灯就都不成问题了。可是不知怎么的，肝胆腿脚还是有些挂碍。

细想，原来得到共鸣同时，也有曲折。从“梦”如流之中，心里用的是旧日贬义之词，称赞今日梦之美。这是怎么了？认真较真，惟有昔日贬词，才恰好表达今日称赞。

是什么词，有什么曲折？词有多个，在感想遇难中间，反复挑剔，精简成八字——

想入非非。无所事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开始，溃散的作家余勇，收容在重新点火的锅旁灶下，不免反思来路，以《金光大道》《创业史》为题来说事儿。当时北京文坛尚且清寂，别无抓挠，这题目现成，不是非要揪住哪一个人。三十年代的老作家们，本该高兴，不料也有曲折。当把错误上溯到几十年前，早成路线，叫做极左。老作家有的老泪纵横，有的敢怒敢言：生活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其实稍稍冷静，眼面前不是有农民吗？饿着还眯着，政策一变，包产到户，立马来劲如三头六臂。生活不从“创业史”过来，运动才走“金光大道”。运动和生活动脱节，有时候还背道。作家耗尽青春，厮守孤灯，枷首爬格子，信奉文学来自真实生活。昨天源出真情实感，今日却落个哲人骂的瞒和骗。这可如何、怎生、哪能接受得了！

转眼进入新世纪，当年的老作家们十九驾鹤西游。安息吧，事情

过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有一位当初给人题字，爱题“生逢其时”、“生正逢辰”，正、反、贬、颂，尽收葫芦中。

“想入非非”做的是反弹的梦。标榜真实，倒成瞒骗。虚构梦幻，又恰好做梦是文学的真情实感。“无所事事”不事口号标语，不事政策也不事思潮的图解，任凭梦境寻寻觅觅，此情此感犹如“太虚幻境”门联上的真、假、有、无。

新世纪的曙光照耀锅沿，市场吆喝声中，锅里热气蒸腾，锅旁人气正是老少互补，男女双赢。也听见甩出这么一句：小说没人看了，不好卖了！也有兴匆匆短促促的“玩儿，玩儿玩儿！”也有唉声长叹：怎么写都成，怎么写怎么是。真个是“你一元，我一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看似无意，正好踩着点子：多元时代。历来一元化，化到一元独“革”，迈不开步，憋得僵化了。幸亏多元给缓过气来，扭头又惊呼没了整齐划一，只有市场嘈杂。

大耄的耳朵，爱听“凭良心”这样老掉牙的话，总觉着怀旧既高尚又快活。做伴而来的是告诫：回归本身，梳理来路，温温“写什么，怎么写”。古人云“饮水思源”，今人说“源头是本质”。

开锅蒸馒头，若问老起子，有史为证：

道听途说，异闻奇谈。

若问新苏打，姑妄杜撰：

上下求索，左右逢源。

东西撞击，出入平安。

新陈代谢，起居百年。

目 录

contents

我爱我爸 / 1

翅膀硬了 / 48

屈体翻腾三周半 / 130

死结 / 1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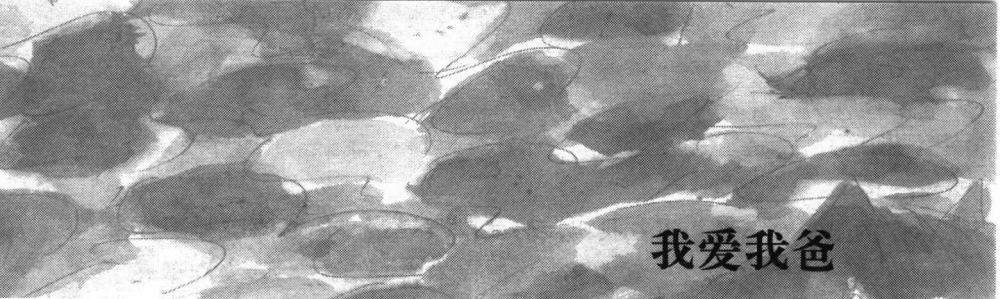
零点播出 / 206

1997 年的爱情事件 / 261

后记 / 340

文学履历 / 343

单打独斗 别具一格 白烨 / 347



我爱我爸

易碎物品

轻拿轻放

小心受潮

不可倒置

——摘自包装箱

1

我爸有两只可爱的眼睛，那两只眼睛一样大，一样地可爱，一样地像一朵花和另一朵花，就是两朵花了，两朵花一样的眼睛，笑的时候。我爸一笑，眼睛就像两朵花一样在脸上绽开了。第一次写作文，我就是这样写的，我就写了我爸的眼睛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哟。老师说，不能这么写，没有人形容过男人的眼睛可爱，从来没有人这么形容过，况且你爸的眼睛也不像你写的那样像两朵花。她傻乎乎地居然看不出来。妈到学校来接我，老师说了这事，期待着我妈同意她的意见，妈就同意了，说：“你爸的眼睛怎么会像两朵花呢？我看更像两个没有发育好永远也长不大的葱头。”我哇的一声就哭了，老师同情我，就用可怜兮兮

的眼睛看完我又望着我妈，妈就哄我说：“你爸的眼睛不像葱头。”我就不哭了。妈又说：“但也不像两朵花。”我又准备好了哭，妈叹口气，朝老师难为情地笑笑，拽起我的手，就难为情地说：“阿甘，别哭。”

一叫我阿甘，我就不哭了。

这时候该有笑声。果然就有了，总是班长带头笑起来，班长的笑声又大又脆又有爆发力，从最后一排座位一口气撞到黑板上，再从黑板上弹回来蹦得满屋都是，大家一起笑，大家喜欢阿甘，崇拜阿甘，就笑阿甘。然后同学们整齐地拍着桌子，整齐地跺着脚，有节奏地喊：“阿甘！阿甘！”

现在我可以直直腰，挺挺胸，跟妈妈回家了。回到家妈就说：“他爸，给阿甘改个名字吧。”爸不同意，说：“何必呢？”我也不同意，说：“何必呢？”爸就抚摸着我的头说：“就叫阿甘。”妈就同意了，像爸一样热乎乎地看着我，然后摇摇头。妈每回提议给我改名字都以同意结束，每回都摇头，摇头表示同意，这跟我已经取得的经验不大一样。

妈要给我改名字，这事儿发生好些日子了。过去无论谁叫我阿甘，都不见有过笑声，现在开始有了，那一定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我是阿甘我高兴。后来，我爸好不容易让我弄明白，大家喜欢的阿甘跟我没关系，大家喜欢另一个阿甘，就是说，还有一个阿甘。我就问：“哪个阿甘，爸，是你吗？”要是我爸也不错，这样我跟我爸就都是阿甘了，肯定很不错。我喜欢生活里有笑声，不笑的日子该叫什么日子呀。

我爸说：“那个阿甘是个美国人。”然后我基本上知道了，那个碰巧也叫了阿甘的是个美国人，腿像我一样不好使，后来就非

常好了，跑得像兔子一样快。我也准备这样，再长大一些，再长高一些，就参加学校每年一回的运动会，到时候我一定跑得比兔子还快，就比较像我爸了。我说：“爸，我要跑，你就教我跑吧。”爸说：“儿子，再长大一些。”你看，我爸跟我的想法一样，就是再长大一些。长大需要一些时间，我有时间长大。

我爸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都知道他特别能跑，从甘家旺一口气跑到城关镇，就是在我现在的这个学校读书，再从城关镇跑回甘家旺，像飞一样快，每天都能追上要下山的太阳。“像一只雄鹰，在地上狂奔。”爷爷说。爷爷那时还没死，我上二年级的时候他就死了，一年级的时候他还在这个学校当名誉校长。爷爷把大老鹰说成是在地上跑的动物，跟所有人的经验都不一样，那就是差不多到了要死的时候。“鹰应该是在天上飞的。”我纠正过爷爷的错误，爷爷说：“你懂什么？你爸没翅膀，不飞。”

这涉及了知识，没翅膀就是不能飞的。可我还是有些不明白，就问：“爷爷，人家都说你当年飞奔革命，你怎么就能飞呢？”爷爷说：“那是形容，你连形容都不懂？嗨！不懂也好，这世界就是给形容才弄坏了。”我又问：“爷爷飞奔革命，还当了排长？”爷爷不高兴，一到我把他当年职务弄低了就不高兴，说：“是连长，你怎么老说成是排长？”爸爸插话说：“你爷爷是副连长。”爷爷就不说话了，显然这比较精确，那就是副连长了。“想当年……”爷爷从一个像他一样老得没了样子的军壶里喝了一口酒，爷爷的老军壶里不装水，只盛了酒的，喝一口以后，就又要想当年了。这时候我就插话说：“我知道，你被你爸爸打出了甘家旺，所以你回来才不回甘家旺管他，让我爸爸伺候。”我这样说，爷爷一般都要打个酒隔，他就打了一个这样的酒隔，歪着

头看我爸，说：“这孩子太傻，都是你给弄的！”

我爸就不说话了，疼爱地看着我，脸上有笑容，却不是好看的那种。爷爷一到这时候就把军壶使劲放到桌子上，长叹一声：“你呀……”我爸就说：“爸，别提了好不好？事情不是这样的。”我知道，我爸也在纠正我爷爷的错误。从我能记住一些大人的话开始，爷爷就爱犯错误，这都跟爷爷打小爱喝酒有关。爷爷从部队回来当了甘家旺公社书记，跟他出去的七个人回来了三个，三个革命残废。有一年甘家旺饭量大的人差不多饿死一半了，爷爷就给县长打电话：“快送粮食来，不能让那三个革命退伍军人饿死！”县长说：“同志，勒紧裤带吧。”爷爷说：“那就快点儿送裤带来！”这事传出了甘家旺，爷爷就成了比较有名的人，我爸那年七岁，一九六〇年。我爸听说我爷爷支使人杀了国家的一头驴，星夜跑出甘家旺村跑到甘家旺公社，给他爷爷要一份驴肉，我爷爷说：“他是大地主，历史上早吃饱了！”我爸一路伤心地回到家里，抱着他爷爷哭。我爸喜欢他的爷爷，差不多像我喜欢我爸一样。我知道，我爸还喜欢他的大黄狗，那是一只传说中非常凶猛的狗，专爱咬人的脚脖子和脖子，但还算听话，只听我爸的话。狗当然是最听话的动物中的一种，人才喜欢。人总喜欢最凶狠的东西属于自己才好，别人拥有总不太放心，这方面有很多例子，我就不说了。只说一件事，就是我爸的爷爷六年后突然死的那天，我爷爷还是动了一点恻隐之心，经一种叫红卫兵的组织同意，回到甘家旺的家，一进院门大黄狗就扑了上去，爷爷吓坏了，我爸大声喊：“坐下！”我爷爷一屁股就坐门槛上了，大黄狗还站着。我爸说：“我让你坐下！”爷爷说：“我已经坐下了，儿子。”我爸有些气急败坏，或者触景生情，总之有点恨铁不成钢

的样子说：“站起来，爸。”

我爸从小能跑，而且从我爷爷那辈开始就比较听话又招人喜欢，我总算说明白了。现在可以说我想说的那部分了，就是我不喜欢学校开运动会的时候，看别人在操场上跑来跑去，更不喜欢体育老师总安排我扔铅球，那玩意儿砸疼过我本来就不太好使的脚。我要跑，城关镇已经有了非常好的马路，不像过去那样尘土飞扬，因为城关镇已改成城关区了，我们县也不叫县，改成市了，时间不长，我还不习惯叫它城关区，喜欢叫它城关镇。我要在这镇上飞跑，太阳出来时用我软绵绵的脚在软绵绵的柏油路上飞奔，我爸不仅同意，而且支持我的想法，总说：“你能行，儿子。”

我能行，这很重要。镇上的人都开始知道阿甘了，那时候美国的阿甘还没有被装进铁盒子里来到我们镇上，现在他来了。我爸很吃力地让我弄明白，是美国的阿甘来了。我爸让我弄明白一些问题总是很吃力的，那天好不容易把那个阿甘快解释明白了的时候，我就问：“爸，他也是七个月就被生出来的吗？”我爸说：“可能是。”我妈说：“肯定不是。”爸就告诉我：“那个阿甘五个月就被生出来了。”我立即很高兴我比那个阿甘在妈妈肚子里多住了两个月，那个傻阿甘早早溜出来干吗呢？我这样一说，爸和妈都皆大欢喜，夸我聪明，然后我问：“那个阿甘也得过大脑炎吗？”爸说：“可能没有。”妈说：“肯定没有。”大人们总说，苦难是一种财富，那么我就比那个阿甘多有些财富了，这让人愉快，我说：“太好了，我得过。”爸和妈就不说话了，一到这时候，他们就不爱讲话了。爸和妈不讲话的时候，就是准备好了闹意见。于是他们就闹起意见来了，一般都是我妈先说：“那次你

要不是陪人去唱卡拉 OK，能把阿甘烧成大脑炎吗？”我爸说：“不是唱卡拉 OK，是斗棋，你怎么老说成是唱卡拉 OK 呢？”我妈说：“怎么不是唱卡拉 OK 呢？”我爸说：“再说大脑炎也不是发烧才得的。这几天省里和中央来的同志在咱这儿开会，赶上流感了，全在发烧呢，按你的说法，不都该成大脑炎了？”妈还在回顾她的问题，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都有可能成为大脑炎，我妈对任何事情都是很执著的，就执著地说：“对了，不是斗棋，是跳舞吧？你跟人斗棋那回，我怀阿甘才七个月，到医院去看他爷爷，就是那天一跤把阿甘给摔出来了，幸亏是在医院门口。”这就是我的出生经历，比美国的阿甘在妈妈肚子里多住了两个月的原因。“你去卡拉 OK 那回，我在厂里加班，他爷爷带阿甘去的医院，老糊涂了，才让那个大夫给阿甘打坏了，一针就给打到神经上了。”爸说：“不是大夫，大夫不管打针，是护士。”妈说：“什么护士呀，不就是原先曹县长的小姨子吗？头天还跟我在厂里拔鸭毛呢，那天就调到医院管打针了，阿甘才五岁呀……”

这就说到了我的历史，为什么我相信我能跑的原因，因为我曾经会跑过。这时候我爸总要拉住我的手，眼睛怪怪的，这时候我爸的眼睛就跟花没什么关系，但也不像我妈说的那样像葱头。妈不说话，用手抹着眼泪，然后背对着我们，肩膀在抖动。我爸这时候一般都站在我和妈中间，向左看看，再向右看看，我知道往后发展的结局，就是要看手表。我爸看了一眼手表，说：“坏了，我表停了，现在几点？”我看了一眼闹钟，一点半，不一定要告诉我爸，这机会是妈妈的。“他妈，到底几点了？”我妈说：“你不会自己看？”爸就说：“不行啊，没有你我就一事无成。”我知道，这正是妈妈笑一笑的时候，她果然就笑了，“你就虚头巴

脑地说吧！那不，一点半了吗？”

妈被爸肯定成绩的时候，总是很高兴。爸也有理由笑一笑，就忘记了历史。历史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会被提到，并恰到好处地根据不同需要去理解和使用，历史是武器，它从没有像大人说的那样做过镜子。不论何时何地，我爸只要稍有些得意忘形，我妈就会用我的历史让我爸无话可说，呆傻一阵子，然后我爸要设计一个细节，总能让我妈高兴起来，然后他们彼此都很感动。

我知道，妈和爸闹意见马上就会好了，我爸一般不让它过一天，或者一晚，一直到下次闹意见为止，周期长短不一，这全由我决定。有时候我总想，爸和妈一定是好到了非闹意见不可才决定结婚的。在一起过日子的人，一般都是很有意见的，所以才隔着一一条街、一座山、一条河或一个城市辛辛苦苦地住到一起，闹起意见来比较方便。我们家街坊黄叔叔就跟隔着三条街的第二个黄阿姨好到了要闹意见才住到一起的，跟第一个黄阿姨没啥意见，第一个黄阿姨不哼不哈地就走了，我们刚刚变成城市不久就走了。我爸管黄叔叔叫“〇〇七”，他们俩爱隔着墙头站在自己的院子里开玩笑。黄叔叔是文化局文化科文化办的文化管理员，是我们变成城市以后，在原先的县法院现在叫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七个离婚的人，所以叫“〇〇七”。现在已排到二百多号了。我表姐也是一个，她是我们镇上最漂亮的人，在红旗电影院上班，主要是为来晚了的人用手电照着找座位。有一天照到了一个见到光就很灿烂的人，她就跟我表姐夫离婚了，随那个都说不是中国人的中国人去了美国，可听说表姐并没有跟那个人结婚，表姐夫知道这事儿。大院里的人都叫我表姐夫“二〇三”，表姐夫排在第二百零三号。爷爷死前还为这个生气，说“二〇三”是他们的老排

长——后来当了团长到东北打土匪时定的代号，现在的人可真不像话。第二个黄阿姨不再到我们镇上第一家谁都可以进去歌唱一阵子的地方上班后，搬进了黄叔叔家，这样黄叔叔跟她闹起意见来比较方便，我半夜里经常被黄叔叔家砸锅摔盆的声音吵醒，现在我又被吵醒了。我妈说：“老黄家又怎么了？”我爸说：“〇〇七又侦察到什么新目标了，咱这儿已开了二十多家歌厅了。”我妈说：“不是吧？老黄的女人晚上不爱睡觉，中午才起床，下午就哪儿都找不着她。老黄生气了。”这时候锅又被摔了一次，我爸笑着说：“〇〇七总让我想起一九五八年。”妈就笑了。我不知道这一九五八年有什么好笑的，说：“爸，该起床了，九点钟我要看阿甘。”爸给吓了一跳，说：“儿子，你吓死我了，没睡着？”我就告诉我爸我被一九五八年吵醒了，妈就说：“他爸，以后可别当着阿甘瞎说。”我说：“我没瞎说，我爸说好了要带我看阿甘去。”我爸很夸张地拍了一下脑门，“坏了，儿子，九点半我得去火车站接人，下礼拜天再去看电影好不好？”我知道我爸说话从来不算数的，妈也知道，说：“这回就是上个礼拜天挪过来的，他爸，你就别去接了。”爸说：“不行啊，北京又来人了，中央的，我不去不行。”妈就笑了，说：“我说你呀，怎么凡是北京来的你就认准了是中央的而且代表中央？你斗棋那回的张处长，你不是说他也是中央的，可你前年在北京看见他骑着自行车上班？中央的哪儿有骑自行车上班的？”我爸说：“有，张处长就是。”我妈说：“张处长是农业部下面一个局再下面的一个处的处长，不一定跟中央关系那么近。他爸，赶明儿真来个中央的，我看你该怎么办？陪人家斗棋？不，人家喜欢桥牌；跳舞？也不行，北京有那么多部队歌舞团；喝酒你不一定是对手；还唱卡拉OK？人家

要是把调儿定太高了，你唱得上去吗？你要唱不地道，咱县，不，你这甜水湾市的三陪先生不就栽了？”爸使劲儿楞着脑袋，好像耳朵上吊着一只蝎子似的摇晃，说：“真难听！太难听了，这叫什么话？”妈捧住了爸的脸，说：“别摇了，他爸，带儿子看电影去。”我赶紧说：“爸，我要看电影。”

我爸就把我带到了红旗电影院——现在已叫巴比伦娱乐中心了。我的二〇三表姐夫看见我爸，忙说：“姑夫，今天有空啦？”我爸说：“我正要找你呢，电影散场后，你把阿甘送回家去，我得去车站接人。”二〇三姐夫说：“怕是不行，今天来了一帮老爷子，原来的曹县长，原人大宴主任，原政协谭主席，都自个儿来了。”正说着，我爸就看见了曹县长，曹县长也看见了我爸，曹县长原先笑着的脸一下就不笑了，我爸没准备笑的眼一下就成了两朵花，说：“曹县长您来啦？”曹县长说：“怎么，我不能来？老子花钱看电影还要跟谁请示吗？”我爸笑着说：“瞧您老说的，后天就是元旦，明儿个要请您出席茶话会呢，还有电影专场，我昨儿不是去请过您老了吗？”曹县长用拐杖使劲戳着地，说：“一到元旦就把我们这一串老帮子拎出来，娘的不过年不过节就以为我们死了？合着每年就活一回？”我爸笑着，一直保持着笑容，曹爷爷的拐杖每一下都戳在我爸的脚上，我就说：“爷爷，你把我爸的脚弄疼了。”曹爷爷这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然后他就向里面走了，边走边说：“陪儿子，好，你陪儿子，我今儿不跟你计较。”

灯渐渐开始变暗，我不知道我爸是否还在保持着笑，但我知道曹爷爷习惯表现出痛苦或失落给我爸看，这事儿已好几次了，但曹爷爷也只是说说而已，从未真的对我爸扬起过拐杖。我总以

为早晚有一天曹爷爷会把我爸打一顿，到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要不要上手帮我爸。表姐夫大概也这么认为，打人的事还没有发生。二〇三姐夫说：“姑父也真是，你干吗非今天来这儿看电影，替人挨骂？”我爸说：“这是工作，我的。”然后我爸把我领到后面的座位上，说了一堆好话，主要的意思是看完电影我别走，他会来接我，别让我妈知道他没陪着我看电影的事儿，怕妈生气。妈今天加班，省里来了外贸局的人到羽绒厂检查，我爸怕羽绒被子里万一有一只鸭头我妈没摸出来，影响的就不是我们的城市，是国家，会造成国际影响。我知道我爸的意思，就是变成城市以后马路就不让随便走了，在巴比伦门前架起了一座桥，我确实不喜欢这座桥，又高又长，没有一个台阶符合我的脚步，也不一定符合别人的脚步。电影开始了。我看了一个多小时也叫阿甘的人，就知道他跟我没关系，我跟他也没关系，但我喜欢他的船。我坐在巴比伦门口，第二场电影快散了的时候我爸才来，我就说：“爸，给我买一条船。”爸有什么心事，边想着心事边问：“什么船？”我说：“那个阿甘那样的船。”我爸听懂了，笑了笑，不准备带我去商店，摸着我的头笑嘻嘻地说：“那是一条好大的船哟。”我说：“爸你真傻，我要小的，能放进书包里的。”爸明白了我的意思，然后说出了他的意思：“儿子，你书包里有那么多课本，每个课本还有两套作业本、两套练习本，还有学校让买的课外书和参考书，对了，还有改成城市以后学校搞的课间加餐，就是说还有一个饭盒。儿子，听懂了吧？我是说你书包里再放不进去一条船。”这倒是真的，爸说的没错，我要说的是：“爸你还是太傻了，我不会拿手里吗？”

爸愣了一下，把我背上了过街天桥，下了桥，穿过两条胡